



07143

百家類纂卷之八

儒家類

說苑下

雜言

賢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敗之端察乎治亂之紀審乎人情知所去就故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汙君之祿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自達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則不強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於周而侯七百歲孫叔敖一合於楚而封十世大夫種存亡越而霸勾踐賜死於前李斯積功於秦而卒被五刑盡忠憂君危身安國其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絕或以賜死而被刑所慕所由異也故箕子棄國而伴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過去君

百家類纂

卷之八

第而更姓皆見遠識微而仁能去富勢以避萌生之禍者也夫暴亂之君孰能離繫以役其身而與于患乎哉故賢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為殺身無益而明主之暴也比干死紂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吳而不能存其國二子者強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是以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終身無患今非得其時又無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閔世之亂憂主之危以無賞之身涉蔽塞之路經乎讒人之前造無量之主犯不測之罪傷其天性豈不惑哉故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謂賢也為國計揣微射隱所謂無過策也戰勝攻取所謂無強敵也積功甚大勢利甚高

賢人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豈不為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此之謂也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扶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倫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越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華長臯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曰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百家類纂 卷之八 二

出者

祁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姑讒之復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其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徵為羽非弦之罪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也

孔子曰自季孫之陽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頃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蔚人亡彘籩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

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拚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

能

諸侯乎西閭過曰無以子之所

能相傷爲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

紡魯不如瓦墼隨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魯不如泥

丸騏驥駟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

鼠魯不如百錢之狸干將鎮鉞拂鐘不錚試物不知揚刃

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魯不如兩錢之

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

適子所能耳若誠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

百家類纂

卷之八

三

蒙無異夫未視之狗耳

今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總衆議而定其教愚人有學遠射者參矢而發已射五步之內又復參矢而發世以易矣不更其儀譬如愚人之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太山耳聽清濁之調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唯其意有所移也百人操觚不可爲固結千人謗獄不可爲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爲顯士

麋鹿成羣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鷂不擊衆人成聚聖人不犯騰蛇遊於霧露乘於風雨而行非千里不止然則暮託宿於鱗鱸之穴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一也夫蚯蚓內

無筋骨之強外無爪牙之利然下飲黃泉上齧晡土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也聰者耳聞明者目見聰明形則仁愛著庶耻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智者不爲非其事庶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容而名章也詩云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此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耶伍子胥何爲扶目於吳東

門子以庶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荊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篋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過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

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閔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閔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脩身端行以湏其時也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此三者無累於人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已弱於受諫怵於待
祿慎於持身

仲尼曰史籀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
能曲於人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
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
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
不聽也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
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唯智者
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
言敗之可不慎乎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
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
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礼者赴
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
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平品類以正萬物得
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
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
思樂泮水薄採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

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龍從巖窟罪萬民之所觀仰草木
生馬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
育羣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
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
侯是瞻樂山之謂也

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
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猶渴而穿井臨難而
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
罪矣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毛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
也上交者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與
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
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天下失道而
後仁義生焉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焉民爭不分而後慈
惠生焉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
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
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魯子家兒不
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
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
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乱乃和百味是
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

辨物

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

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是故古者聖王
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變登靈臺以望
氣氛故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
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
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
之占各以類爲驗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
也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
是故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玄象著
明莫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
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
十八星者東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曰斗牛湏女虛
危營室東壁西方曰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曰東井輿鬼
柳七星張翼軫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運
外內者以官名別其根莖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所謂五
星者一曰歲星二曰熒惑三曰鎮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
欃槍孛彗旬始枉矢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五
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爲占春夏秋冬伏見有時失
其常離其時則爲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祥古者有
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謂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
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
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
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下布

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青州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杭蒲蒿菅崩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鼈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

百家類纂

卷之八

九

山北嶽也嵩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也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能出雲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矣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却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鳥則雄爲陽雌爲陰其在獸則牡爲陽而牝爲陰其在民則夫爲陽而婦爲陰其在家則父爲陽而子爲陰其在國則君爲陽而臣

爲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獻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填也惟填獄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減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懼之朱絲繫而劫之由是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爲驚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刑贖之命不爲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度量權衡以黍生之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

尺爲一丈十六黍爲一豆六豆爲一銖二十四銖重一兩

百家類纂

卷之八

十

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重一石千二百黍爲

一龠十龠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斗十斗爲一

石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爲畜治平

則時氣至矣故麒麟虜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

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平然後處不羣居

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間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

黃帝即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脩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

見鳳凰惟思影像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像何如

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鶴植鴛鴦思麗化枯折

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喙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

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

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秋義
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
光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爲能究萬
物通天社象百狀達于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
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
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
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
備黃冕帶黃紳齋于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
西面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園食
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
桐生矣于彼朝陽秦妻萋雍雍喈喈此之謂也

百家類纂

卷之八

十一

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
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
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存亡吉凶之
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龍能爲高能爲下能爲大
能爲小能爲幽能爲明能爲短能爲長昭乎其高也淵乎
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
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
觀彼威儀遊燕幽閒有似鳳也書曰鳥獸鶴鶴鳳皇來儀
此之謂也

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
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天

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問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童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鷲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百家類纂

卷之八

十二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也

脩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脩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傳曰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

謂之衆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
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黻大
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
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
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鞞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
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直經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
哀者被甲纓冑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
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
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
此之謂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嗜慾
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
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
矣三者存乎心暢乎體形乎動靜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
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內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
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爲能長生久視
而無累於物也

知天道者冠鉢知地道者履躡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
御者佩鞞能正三軍者摺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
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
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也

天子以鬯爲贄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

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諸侯以圭爲贄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剝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爲贄卿以羔爲贄羔者羊也羊群而不黨故卿以爲贄大夫以鴈爲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士以雉爲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贄庶人以鶩爲鶩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爲贄贄者所以爲質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舉佐輦止則百姓畋獵獮祭魚然後漁人入澤

百家類纂

卷之八

十四

諫

梁鳩化爲鷹然後設罽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不螫不以火田不麇不卵不天妖不覆巢此皆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大德之發者也是故臯陶爲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皆讓僅爲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僻違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於荒服南撫交趾大發西析支渠搜氏羗北至山戎肅慎東至長夷崑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與九韶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也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手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不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為奸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以為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為法服也

百家類纂 卷之八

十五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為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

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
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
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
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
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僦葬以反吾真必無易
吾意而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僦而入地必若
所聞愚以爲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
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爲不可王孫曰吾將以
僦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
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與暴骸於中

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
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其真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
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僦真使歸者不得至化
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
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
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
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
爲之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僦葬以僦之也昔堯之葬
者空木爲櫛葛藟爲緘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
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
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繆哉可謂重惑矣而侯曰

善遂保葬也

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懈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

公明宣學於魯子三年不讀書魯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官庭親在此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魯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宜其學而已

百家類纂

卷之八

十七

公明宣學於魯子三年不讀書魯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官庭親在此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魯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宜其學而已

又非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

善遂保葬也

晁氏公武曰漢桓寬著按班固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
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
均輸務抑未母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
桑弘羊以爲此乃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
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至宣帝時汝南桓寬博通
善屬文推行鹽鐵之議著數萬言亦欲以寃治亂成一
家之法焉陳氏振孫曰世之小人何嘗無才以熙寧日
錄言之王安石之辨雖曰儒者其實桑大夫之流也霍
光號知時務與民更始而鹽鐵之議乃俾先朝首事之
臣與諸儒論議反覆不厭一切是非付之公論未嘗密
心焉夫以不學無術之人暗合孟莊子臣文臣政之義
曾謂元祐諸賢慮不及此乎余觀此書其於道德功利
之際論之當矣匪直文辭足法已也因采摭其粹者著

于篇

本議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爲寇暴於邊鄙備

百家類纂

卷之八

十九

鹽

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爲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饑寒於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孔子曰有國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陳脩之於廟堂而折衝還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匈奴築點擅恣入塞犯厲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倖道不軌宜誅詆之日

少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贍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
縱然被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憂
邊用損武畧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文學曰古者貴
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
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
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饑寒於
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
以罷之爲便也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
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
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乖
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

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夫
導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財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
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
非多財也嗜慾衆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
防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
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大
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
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
漆旄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枏梓竹箭燕齊之魚鹽
旃裘充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
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

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谿壑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也况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

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爲耳行姦賣乎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

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萬物也

力耕

文學曰古者十一而稅澤梁以時入而無禁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贍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霸而范氏以強大亡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爲庖故善爲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本易其末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羗胡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羸驢駝駝銜尾入塞驪駃騠馬盡爲我畜鼯鼯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爲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

通有

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址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

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鮓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地之利無不贍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硎鑄金爲鉏鋌埴爲噐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噐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織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貉之物以眩中國徙巧作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

無益於用是以褐夫匹婦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

復古

大夫曰宇宙之內鷲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鼃不知江海之大窳夫否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之商不知猗頓之富先帝計外國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敵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勢變以主四夷地濱山海以屬長城北畧河外開路匈奴之鄉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武王繼之載尸以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曹沫棄三北之恥而復侵地管仲負當世之累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遺小

用權者離俗有司思師望之計遠先帝之業志在絕胡貉
擒單于故未遑扣肩之義而錄拘儒之論文學曰鷲雀離
巢宇而有鷹隼之憂坎井之鼃離其居而有蛇鼠之患况
翺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翼
而趙高沒淵也聞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
弊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
下之財以奉其用然衆不能畢而以百萬之師爲一夫之
任此天下共聞也且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此百姓所
疾苦而拘儒之所憂也

非鞅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姦僞無
百家類纂 二 人卷之八

二四

鹽

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彊器械完飾蓄
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
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
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
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文學曰蓋文
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
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
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表而負薪
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夫李尋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
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况於人事乎故利
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

鞅唯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人搔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冊任於內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置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欲無憂其可得也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墮亡春秋曰未言介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謀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枘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

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匱伊尹以堯舜之道爲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爲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爲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粟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歛旣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不知其爲秦致亡道也狐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枘畚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爲難故賢者處實而

効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爲秦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歛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循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覩巨計而涉大道也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衆敗此所謂戀胸之智而愚人之計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

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鬬茸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孝公大說封之於商於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爲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日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妬其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爲俗欺舊交以爲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

咎也蘇秦合縱連橫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
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
名不苟傳也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聖賢不能自
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伍負相闔閭以霸夫
差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
盡節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爲之深謀
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驕主背恩德聽流說
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
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憐怛之忠誠心動於內
忘患之禍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
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
般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
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
嘆曰嗟乎爲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爲天下笑
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

刺權

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僭奢
之道著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塗轂擊
於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
國家之柄以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重於
六卿富累於陶衛輿服僭於王公宮室溢於制度并兼列
宅隔絕閭巷閣道錯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驚臨

淵釣魚放大夫堯隆豺鼎方踞鞠園雞中山素女擁流鶯
於堂上鳴鼓巴俞作於堂下婦女被羅紈婢妾曳絺紵子
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弋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
百姓冰釋而懈怠何者已爲之而彼取之僭侈相効上升
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僞而罕歸本也

刺復

文學曰輪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柄調師曠之諧
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柄
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舊律是以鑿柄刺戾而不合
聲音泛越而不和夫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
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日飲醇酒倪大夫

百家類纂

卷之八

二八

崑

閉口不言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
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爲卿相其政察察察
可以爲匹夫夫維綱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
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
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
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理執凡而已
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已者事廢而無功相公之於管
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之豈云殆哉昔周
公之相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又滿朝賢
智充門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
卿相之人也况處三公之尊以養天下之士哉今以公卿

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賓而妻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以天子而妻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賢而行臧文子叔之意蔽賢妬能自高其智訾人之才足已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

論儒

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湯百里以飯牛要穆公始爲苟合信然與之霸王如此何言不從何道不行故商君以王道說孝公不用即以彊國之道卒以就功鄒子以儒術干世

百家類纂

卷之八

二九

論

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故馬効千里不必胡代士貴成功不必文辭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于黎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匱言以爲非因此不行自周室以來千有餘歲獨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叅一馬取所不能及而稱之猶甃者能言遠不能行也聖人異塗同歸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雖董法改教志存於彊國利民鄒子之作變化之術亦歸於仁義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爲之今經經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耻辱以存亡不足稱也文學曰伊尹之干湯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知明君也二君之能知霸

王其冊素形於已非暗而以冥冥決事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如何其苟合而以成霸王也君子執德秉義而行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飢居於陋巷安能變已而從俗化闔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眚退而隱處不食其祿虧義得尊枉道取容効死不爲也聞正道不行擇事而退未聞枉道以求容也

輕重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

百家類纂

卷之八

三十

鹽

世爲彊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彊楚而霸諸侯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業也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管仲專於桓公以千乘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隳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相傾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叅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鉄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問矣非特管仲

設九府徵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水有徧潏而池魚勞國有彊禦而齊民消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穢鋤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猾絕并兼之徒而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策建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革東西征伐賦歛不增而用足夫損益之事賢者所覩非衆人之所知也文學曰扁鵲撫息脉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氣脉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知脉理之腠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矣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用鉄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

地廣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爲近重施不爲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邪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爲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師推却胡越遠寇國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彊則中國安國安則晏然無

事何求而不默也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據
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于五千
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
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迴避士卒勞罷故邊民有刎
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蹕而不默也
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
姓內足然後卹外故羣臣論或欲田輸臺明主不許以爲
先收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
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
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
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騫騫其斯之謂歟大

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侵也
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
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而制敵
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爲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
斗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據河險守要害以
寬徭役保士民由此觀之聖主用心非務廣地以勞衆而
已矣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
踰蒙恬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
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
馬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弊於邛笮橫海征南夷樓船
戍東越荆楚罷於甌駱左將代朝鮮開臨洮燕齊困於櫟

務強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斗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爲縣官計過也大夫曰挾管仲之智者非爲廝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誹譽訾議以要名采善於當世夫祿不過東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擔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陽也文學曰夫賤不周智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甯戚不離飯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爲窮變節不爲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不苟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爲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能處約樂貧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陽子曰爲仁不富爲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猷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已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貧富

大夫曰余結髮束修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衣服之用

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為出儉節以居之奉祿賞賜一二輩策之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士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智者能籌之夫白圭之廢詩子貢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哉運之六守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文學曰占者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後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也夫乘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人不可勝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芻蕘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况以勢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為權利以充其私也大夫曰山岳有饒然後百姓瞻焉河海有潤然後民取足焉夫尋常之污不能溉陂澤丘阜之木不能成宮室小不能苞大少不能贍多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故善為人者能自為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學不能治內安能理外乎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故賢士之立功成名因資而假物者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為專屋挾廬材不足也歐治能因國君銅鐵以為金鑪大鐘而不能自為一鼎盤材無其用也君子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潤眾廢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脩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馬貧者贍馬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載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饑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窟宄拘於縕袍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故不毀名而趨勢雖付之以韓魏之家非其志則不居也富貴不能榮謗毀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縕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食甘於智伯

百家類纂

卷之八

三五

監

之芻菴子思之銀珮美於虞公之垂棘魏文侯軾段干木之間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毀學

大夫曰夫懷枉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實不從非此士之情也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之權以制海內功侔伊望名巨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甕牖高廬如潦歲之蠹口非不衆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今內無以養外無以稱貧賤而好義雖言仁義亦不足貴者也文學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為之不食觀其隄不測之禍也包丘子飯麻

蓬蓜修道白屋之下樂其志安之於廣廈芻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夫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官之竒見之而嘆知荀息之圖之也智伯富有三晉非不盛也然不知襄子之謀之也季孫之狐貉非不麗也而不知魯君之患之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虢襄子以城壞誘智伯故智伯身禽於趙而虞虢卒并於晉以其務得不顧其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之在位者見利不虞害貪得不顧恥以利易身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蹈坎穿食於懸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伏五刑也南方有鳥名鷓鴣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太山之鷓鴣俛啄腐鼠仰見鷓鴣而嚇今公卿以其富

百家類纂

卷之八

三六

蓋

貴笑儒者為之常行得無若太山鷓鴣鷓鴣乎大夫曰學者所以防固辭禮者所以文鄙行也故學以輔德禮以文質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惡言不出於口和行不及於已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以終日言無口過終身行無冤尤今人主張官立朝以治民疏爵分祿以褒賢而曰懸門腐鼠何辭之鄙背而悖於所聞也文學曰聖主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分祿以任賢能者受之義貴無高義取無多故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苟非其人簞食豆羹猶為賴民也故德薄而位高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夫泰山鷓鴣啄腐鼠於窟澤幽谷之中非有害於人也今之有司盜主財而食之於刑法之旁不知機

之是發又以嚇人其患惡得若泰山之鴟乎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穰穰皆爲利往趙女不擇醜好鄭姬不擇遠近商人不媿恥辱戎士不愛死力士不在親事君不避其難皆爲利祿也儒墨內貪外矜往來游說栖栖然亦未爲得也故尊榮者士之願也富貴者士之期也方李斯在荀卿之門與之齊軫及其奮翼高舉龍昇驥騫過九軼二翱翔萬仞鴻鵠華駟且同侶况跛牂燕雀之屬乎席天下之權御宇內之衆後車百乘食祿萬鍾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飽非甘菽藿而卑廣廈亦不能得已雖欲嚇人其何已乎文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賢士徇名貪夫死利李斯貪其所欲致其所惡孫叔敖早見於未萌三去相而不悔非樂卑賤而惡重祿也慮遠而避害謹也夫郊祭之牛養食暮年衣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鷩刀以啓其毛方此之時願任重而止峻坂不可得也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王尸願被布褐而處窮鄙之蒿廬李斯相秦席天下之勢志小萬乘及其囚於圜車制於雲陽之市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街徑不可得也蘇秦吳起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尊重自滅皆貪祿慕榮以沒其身從車百乘曾不足以載其禍也

襄賢

大夫曰文學言行雖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貞不過高瞻下視繁言污行觴酒豆肉遷延相讓辭小取大雞廉

狼吞趙縮王臧之等以儒術擢爲上卿而有姦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竊權重欺給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死東方朔自稱辯畧消堅釋石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爲况無東方朔之口其餘無可觀者也文學曰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俎豆之間足以觀禮閨門之內足以論行夫服古之服誦古之道舍而爲非者鮮矣故君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之不居也滿而不溢泰而不驕故袁盎親於景帝秣馬不過一駟公孫弘即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東方先生說聽言行於武帝而不驕溢主父見困厄之日久此疾在位者不好道而富且貴莫知卹士也於是取饒衍之餘以周窮士之急非爲私家之業也當世囂囂非患儒之雞廉患在位者之虎飽鷓咽於求覽無所子遺耳

相刺

大夫曰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味同也好音生於鄖衛而人皆樂之於耳聲同也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善惡同也故曾子倚山

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

不應者也意未誠與何故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也文季曰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諫諍之君故桀有閔龍逢而亡夏殷有三人而商滅不患無由余夷吾之倫患無桓穆之聽耳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適遇屈

原放逐於楚國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者也大夫曰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善聲而不知轉未可爲能歌也善言而不知變未可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堅據古文以應當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孟軻見賤於諸侯也文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聲而聾人不能聞夫爲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瘖聾何特蟬之不知重雪耶夫以伊尹之智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辭於桀紂非說也非聽者過也是以荆和抱璞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澤畔曰安得臯陶而察之夫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牽於流說惑於道諛是以賢聖蔽掩而讒佞用事以此亡國破家而賢士飢於岩穴也昔趙高無過人之志而居萬人之位是以傾覆秦國而禍殃其宗盡失其瑟何膠柱之調也

殊路

大夫曰至美素璞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真僞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美珠不畫今仲由冉求無檀栢之材隋和之璞而強文之譬若彫朽木而礪鋌刀飾嫫母畫土人也被以五色斐然成章及遭行潦流波則沮矣夫重懷古道枕

籍詩書危不能安亂不能治郵里逐雞難亦無黨也文李
曰非學無以治身非禮無以輔德和氏之璞天下之美寶
也待鑑識之工而後明毛嫱天下之姣人也待香澤脂粉
而後容周公天下之至聖人也待賢師學問而後通今齊
世庸士之人不好學問專以己之愚而荷負巨任若無楸
舳濟江海而遭大風漂沒於百仞之淵東流無崖之川安
得沮而止乎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因而不
能改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
劍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師友行行爾鄙心猶
存宰予晝寢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
友若晝脂鏤水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戚施香澤不能
化嫫母也文學曰蒙以不潔鄙夫揜鼻惡人盛飾可以宗
祀上帝使二人不涉聖人之門不免爲窮夫安得卿大夫
之名故砥所以致於刃學所以盡其才也

孝養

文學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綉也以己
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歡
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爲能養不敬何
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躰貴禮不貪其養
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易曰東鄰殺牛不知西鄰之禴
祭也故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之孝悌閭門之內盡孝焉

閨門之外盡悌焉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家理者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肴也亦和顏色承意盡禮義而已矣丞相史曰八十曰耄七十曰耄耄食非肉不飽衣非帛不煖故孝子曰甘毳以養口輕暖以養體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無端絕雖公西赤不能以養爲容無肴膳雖閔曾不能以養卒禮無虛加故必有其實然後爲之父子與其禮有餘而養不足寧養有餘而禮不足夫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糲禮雖備然非其貴者也文季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皙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君子重其禮小人貪其養夫嗟來而招之投而與之乞者猶不取也君子苟無其禮雖美不食焉故禮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是饋輕而禮重也

百家類纂

卷之八

四一

鹽

除狹

賢良曰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勝職任然後爵而祿之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足顯著疏遠無失士小大無遺功是以賢者進用不肖者簡黜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馮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垂青繩擢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羊將狼也其乱必矣強者則是予狂夫利劍也必妄殺生也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綱紀非其道蓋博乱愈甚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

爲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能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施聖主之德擅生殺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亂在已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讐固爲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傳主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練守相然後任之

疾貪

大夫曰爲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爲吏既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故不患擇之不熟而患求之與得異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貪而無厭也賢良

百家類纂

卷之八

四二

鹽

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庶人爲官者足以代其耕而食其祿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粟米貴不足相贍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粥業非徒是也繇吏相遣官庭攝追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上府下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語曰貨賂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海受之而欲谿谷之讓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大夫曰賢不肖有質而貪鄙有性君子內潔已而不能純教於彼故周公非不正管蔡之邪子產

非不正鄧皙之僞也夫內不從父兄之教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產不能化必也今一二則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爲非哉賢良曰駟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刑以當矣猶三巡而嗟嘆之其恥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闡而不著百姓顛蹶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萬是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產誅鄧皙也刑誅一施民遵禮義矣夫上之化下若風之靡草無不從教何一一而縛之也

後刑

百家類纂

卷之八

四三

塩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惡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也鉏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悅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之有鉏子噐皿不居况鉏民乎民者教於愛而听刑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卽哀矜而勿喜失不傷民之不治而代己之能得姦猶弋

者觀鳥獸挂罽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督之僞恐苗盡而不別民欺而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

鹽鐵取下

大夫曰不軌之民困撓公利而欲擅山澤從文學賢良之意則利歸於下而縣官無可爲者上之所行則非之上之所言則訊之專欲損上徇下虧主而適臣尚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何頌聲能作也賢良曰古者上取有量自養有度樂歲不盜年飢則肆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籍歛

百家類纂

卷之八

四四

鹽

不過十一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天下平駿發爾私上

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

而後其君也君君臣臣何爲其無礼義乎及周之末塗德

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乎是

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衛靈公當隆冬興衆穿池

海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哉我

何不寒哉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飢故餘

梁肉者難爲言隱約處佚樂者難爲言勤苦夫高堂遠宇

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濕者之癘也繫馬百

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旦無暮稱貸者之急廣

第唐園良田連比者不知無運踵之業竄頭宅者之役也

原馬被山牛羊滿谷者不知無孤豚瘠犢者之寔也高枕
談臥無呌號者不知憂私責與吏正戚者之愁也被純躡
韋搏梁嚙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糖粬之苦也從容房闈之
間重拱持案食者不知蹠耒躬耕者之勤也乘堅驅良列
騎成行者不知負檐步行者之難也同牀旃席侍御滿側
者不知負輜輓舩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輕煖被英裘處
溫室戴安車者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清風者之危寒也
妻子好合子孫保之不知老母之顛顛匹婦之悲恨也耳
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距敵方外之死者也東
嚮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知求索之急筆楚之痛者也坐
梅茵之上安圖籍之言若易然亦不知步涉者之難也昔
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芳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
骨長城戍漕者輦車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獨非人子耶
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
者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大王好色內無怨女外
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怨獄武王行師七樂爲之死民樂
爲之用若斯則民何苦而怨何求而譏公卿愀然寂若無
人於是遂罷議也詞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盜
鈇而爲不便請且罷郡國權沾闕內鐵官奏可

世務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可詳用無徒守椎車之語滑稽
而不可修夫漢之有匈奴譬若水之有蠱如人有疾不治

則寢以深故謀臣以爲擊奪以困極之諸生言以德懷之此有其語而不可行也諸生上無以似三王下無以似近秦令有司可舉而行當世安蒸庶而寧邊境者乎文學曰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疆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中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閔梁除障塞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大夫曰事不豫辯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誥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

百家類纂

卷之八

四六

益

必有武備昔宋襄公倍楚而不備以取大辱焉身執囚而國幾亡故雖有誠信之心不知權變危亡之道也春秋不與夷狄中國爲禮爲其無信也匈奴貪狼因時而動乘可而發颺舉電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寶而信無義之詐是猶親躡蹻而扶猛虎也文學曰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德行延及方外舟車所臻足跡所及莫不被澤蠻貊異國重譯自至方此之時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內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不試干戈閑藏而不用老子曰兕無所用其角螫蟲無所輸其毒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世安得跼蹻而親之乎大夫曰布心腹質情素信誠內感義形乎色宋華元楚司馬子

反之相覩也符契內合誠有以相信也今匈奴挾不信之心懷不測之詐見利如前乘便而起潛進市側以襲無備是猶措重寶於道路而莫之守也求其不亡何可得乎文學曰誠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則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執禽而朝之故正近者不以威來遠者不以武德義修而任賢良也故民之於事辭佚而就勞於財也辭多而就寡上下交讓道路鴈行方此之時賤貨而貴德重義而輕利賞之不竊何寶之守也

論勇

大夫曰虎兕所以能執熊羆服羣獸者爪牙利而攫便也秦所以超諸侯吞天下并敵國者險阻固而勢居然也故

百家類纂

卷之八

四七

鹽

龜倡有介狐貉不能禽蝮蛇有螫人忌而不輕故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故仲山甫補袞職之闕蒙公築長城之固所以備寇難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內猶家人不堅垣牆狗吠夜驚而闇昧妄行也文亨曰秦左殽函右隴岷前蜀漢後山河四塞以爲固金城千里良將勇士設利器而守陜陸墨子守雲梯之械也以爲雖湯武復生蚩尤復起不輕攻也然戍卒陳勝無將帥之任師旅之衆奮空拳而破百萬之師無牆籬之難故在德不在固誠以行義爲阻道德爲塞賢人爲兵聖人爲守則莫能入如此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矣夫何妄行之有乎大夫曰古者爲國必察土地山陵阻

險天時地利然後可以王霸故制地城郭飭溝壘以禦寇
固國春秋曰冬浚洙脩地利也三軍順天時以實擊虛然
固於阻險敵於金城楚莊之圍宋秦師敗嶠嶽釜是也故
曰天時地利者胡固近於邊今不敢取必爲四境長患此
季孫之所以憂顓更有勾踐之變而爲強吳之所悔也文
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
以人和也百世不奪非以險以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
而兼於越楚有汝淵滿室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坻嶠塞
而亡於諸侯晉有河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
而負於田常桀紂有天下兼於濟亳秦王以六合困於陳
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
百家類纂 卷之八 四八 監

國而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因其罷擊其虛使吳王
用申胥修德無恃極其衆則勾踐不免爲藩臣海崖何謀
之敢慮也大夫曰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中設扞關以
拒秦秦包商洛嶠函以禦諸侯韓阻宜陽伊闕要成臯太
行以安周鄭魏濱洛築城阻山帶河以保晉國趙結飛狐
句注孟門以存荆代燕塞碣石絕邪谷繞援遼齊撫阿甄
關榮歷倚太山負海河梁關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
寶也徐人滅舒春秋謂之取惡其無備得物之易也故恤
來兵仁傷刑君子爲國必有不可犯之難易曰重門擊柝
以待暴客言備之素脩也文學曰阻險不如阻義昔湯以
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舒以百里亡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

也使閔梁足恃六國不兼於秦河山足保秦不亡於楚漢
由此觀之衝隆不足爲強高城不足爲固行善則昌行惡
則亡王者博愛遠施外內合同四海各以其職來祭何擊
柝而待傳曰諸侯之有閔梁庶人之有爵祿非升平之興
蓋自戰國始也

論勇

大夫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七首不足恃
也秦王憚於不意列斷賁育介七尺之利也使專諸空拳
不免於爲禽要離無水不能遂其功世言強楚勁鄭有犀
兕之甲棠谿之鋌也內據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諸夏
強服敵國故孟賁奮臂衆人輕之怯夫有備其氣自倍况

百家類纂

卷之八

四九

蓋

以吳楚之士舞利劍蹶強弩以與貉虜騁於中原一人當
百不足道也夫如此則胡無守谷谿無交兵力不支漢其
勢必降此商君之走魏而孫臏之破梁也文學曰楚鄭之
棠谿墨陽非不利也犀鞬兕甲非不堅也然而不能存者
利不足恃也秦兼六國之師據崤函而御宇內金石之固
莫邪之利也然陳勝無士民之資甲兵之用鉏耨棘糧以
破衝隆武昭不擊烏號不發所謂金城者非謂築壤而高
土鑿地而深池也所謂利兵者非謂吳越之鋌千將之劍
也言以道德爲城以仁義爲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
是也以道德爲鞬以仁義爲劍莫之敢當莫之敢御湯武
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不可當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

而行三尺之刃亦細矣大夫曰荆軻提匕首入不測之強
秦秦王惶恐失守備衛者皆懼專諸手劍歷萬乘刺吳王
尸孽立正鎬冠千里聶政自衛由韓廷刺其主功成求得
退自刑於朝暴尸於市今誠得勇士乘強漢之威凌無義
之匈奴制其死命責以其過若曹劇之負齊桓公遂其求
推鋒拊銳穹廬擾亂上下相遁因以輕銳隨其後匈奴必
交臂不敢格也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毫兼臣海內
文王得太公廟鄴鄙以爲天下齊桓公得管仲以霸諸侯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聞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
劫殺人主以懷遠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自彼氏
羗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故義之服無義疾於
原馬良弓德之召遠疾於馳傳重驛

刑德

百家類纂

卷之八

五

蓋

御史大夫曰執法者國之轡銜刑罰者國之維楫也故轡
銜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楫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絕
水韓子曰疾有固者不能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富國彊兵
以制敵禦難惑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舉浮淫之
蠹加之功實之上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銜楫
而禦捍馬也今刑法設備而民猶犯之况無法乎其亂必
也文學曰轡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
也得賢人而化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非其人則舡
覆傷昔吳使宰嚭持軸而破其舡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

軍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名之徒則復吳秦之事也夫爲君者法三王爲相者法周公爲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從卒蹈陷穽身幽囚客死於秦本夫不通大道而小辯斯足以害其身而已

申韓

御史曰待周公而爲相則世無列國待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夫衣小缺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防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愈跼而後治病廢汙池之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迂而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令不從而治煩亂夫善爲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彊秦韓也

百家類纂

卷之八

五十一

蓋

文學曰有國者選衆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今商鞅吳起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不能復振蜂蠆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煩而止之躁而靜之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御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防漏不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於瓠子也洎七爾及其卒汜濫爲中國害番梁楚破曹衛城郭壞沮穡積漂流百姓木棲千里無廬令孤寡無所依老弱無所歸故先帝閔悼其蓄親省河堤舉禹之功河流以復曹衛以寧百姓戴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塞萬福來焉亦猶是也如何勿小

補哉文學曰河決若甕口而破千里况禮決乎其所害亦多矣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滋多其爲普豈特曹衛哉夫知塞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緩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爲福亦不小矣誠信礼義如宣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爲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御史曰犀銚利鉏五穀之利而間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惡直繩姦邪惡正法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亂故設明法陳嚴刑防非矯邪若隱括輔檠之正弧刺也故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爲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已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滯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骨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銚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爲過不必誅是鋤不用也

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詔聖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彌衰無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勢而見奪於諸侯也故衣弊而革才法弊而更制高皇帝時天下初定發德音行三章之令權也非撥亂反正之常也其後法稍犯不正於理故姦萌而甫刑作王道衰而詩剝彰諸侯暴而春秋譏夫少目之罔不可以得魚三章之法不可以爲治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畫衣冠非阿湯武刻肌膚非故時世不同輕重之務異也文學曰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澹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理今之治民者若拙御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吻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乎乾谿之役土崩梁氏內潰煩刑不能禁峻法不止故罷馬不畏鞭箠罷民不畏刑法雖層而累之其亡益乎御史曰嚴牆三刃樓季難之山高于雲牧豎登之故峻則樓季三刃陵夷則牧豎易山巔夫鑠金在鑪莊躋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掇之非匹婦貪而莊躋廉也輕重之制異而利害之分明也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詩云不敢暴虎不敢

馮河爲其無益也魯好禮而有季孟之難燕噲好讓而有子之之亂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文學曰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踰則刑之不教而殺是以虐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行而孝悌興也高牆狹基不可立矣嚴法峻刑不可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滌篤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民多者爲忠厲民悉者爲能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勝其刑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往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死不再生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當此之時天下期俱起方面而攻秦聞

不一期而社稷爲墟惡在其能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御史默然不對大夫曰瞽師不知白黑而善聞言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譽議夫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令何爲施法何爲加湯武全肌骨而殷周治秦國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亂春秋原罪甫刑制獄今願聞治亂之本周秦所以然乎文學曰春夏生長聖人象而爲令秋冬殺藏聖人則而爲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強暴也二者治亂之具存亡之効也在上所任湯武經禮義明好惡以道其民刑罪未有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以治也上無德教下無法則任刑必誅劓鼻盈粟斷足盈車舉河以西不足以

受天下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異所
行反古而悖民心也

大論

文學曰文王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風
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也湯武非得
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躄之民以亂也故治亂不在
於民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訟者難訟而
聽之易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謂愚今之所謂智
以善楚正亂以刁筆正文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大
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而欲廢法以治是
猶不用隱括斧斤欲撓曲直枉也故爲治者不待自善之

百家類纂

卷之八

五五

五五

民爲輪者不待自曲之木文學曰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
良匠也殘賊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輸子因木之
宜聖人不費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不任政立而化
成扁鵲攻於腠理絕和氣故癰疽不得成形聖人從事於
未然故亂原無由生是以砭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用
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覩未萌者君子也大夫
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不遠見逐於齊不用於
衛遇圍於匡困於陳蔡夫知時不用猶說強也知困而不
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若此四
者庸民之所不爲也何况君子乎商君以景監見應侯以
王稽進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孔子曰

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闇大夫妬孰合有媒是以嫫母飾姿而夸矜西子彷徨而無家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已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圍陽虎謗之桓魋害之夫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狂狡也惑之人非人也夫何耻之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爲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僞容苟合不論行擇友則何以爲孔子也

鹽鐵論卷終

百家類纂

卷之八

五十六

鹽

地處聖人林路於世海之入非公也夫何耻之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爲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僞容苟合不論行擇友則何以爲孔子也

法言題辭

漢書楊雄傳雄好古學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辨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辨終破大道或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趾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間雄者常用法言應之譏此以象論語號曰法言今觀其間明篇曰明哲煌煌傍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蓋詩明哲保身之義也世議其投閣美新煌煌何在余以爲此正其遜不虞以保命者也豈真以莽賢爲可相周旋乎雄又作太玄以擬易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昧也卽易所言洗心退藏神明其德周

百家類纂

卷之九

一

濂溪氏所謂厥彰厥微匪靈弗瑩者也子雲之學蓋至根位其于易深矣桓譚以爲絕倫張衡以擬五經宋司馬君實有言楊子雲真大儒也孔子沒後知聖人之道者非雄而誰其崇心若此余因錄其法言太玄則附著其旨云



